

尚 论 篇

【清】喻嘉言 撰 张海鹏 陈润花 校注

【伤寒论注十人书】

学苑出版社



尚论篇

【清】喻嘉言 撰 张海鹏 陈润花 校注

【伤寒论注十人书】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论篇 / [清]喻嘉言撰; 张海鹏, 陈润花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77-3371-6

I. 尚… II. ①喻…②张…③陈… III. 伤寒论-研究
IV. R222.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156 号

责任编辑: 陈 辉 付国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 890 × 124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48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前 言

喻昌，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明末清初医家，新建（今江西南昌）人。喻氏自幼聪颖，博极群书，才辩纵横。明·崇祯三年（1630）中副榜，入京上书言国事，欲有所为，不被纳，未几又遭国变，遂削发为僧，隐于禅。其后又蓄发归俗，以医为业。晚年潜心著述授徒，撰有《尚论篇》、《寓意草》、《医门法律》等。

其中《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凡8卷，分前后两篇。前4卷为《尚论篇》，详论伤寒六经证治，后4卷为《尚论后篇》，推广春温、夏秋暑湿热病，以及温病证治方药，并附以与门人所论诸篇。

汉季，张仲景作《伤寒杂病论》。然成书未久，便因战火散佚。虽赖魏太医令王叔和搜采编次，流传至今，但叔和加入“序例”及“平脉”、“辨脉”诸篇，已非仲景之旧。其后又经宋臣校正，去仲景原貌更远。故仲景之文遗失者多，后人附会者亦复不少。因此明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认为叔和编次之《伤寒论》非仲景旧貌，开错简重订之端。喻氏推崇方有执之论，认为“《伤寒论》一书，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但因“杂以后人知见”，致仲景之书“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因此，其认为方氏《伤



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以改编太阳篇，可谓“卓识超越前人”。同时，喻氏还认为林亿、成无己二人过于尊信叔和，“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而庞安常、朱肱、韩祗和等人虽亦发挥仲景之学，但不过“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喻氏虽然秉承方有执的观点，但又认为其“未免失之过激，不若爱礼存羊，取而驳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名也”，而且“叔和序例传习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难掩众目”。因此，喻氏未削去叔和序例，而是开篇即辩驳叔和编次及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并对叔和序例逐条批驳。其中《尚论篇》先辨叔和编次及林亿、成无己校注之过失，其次详论叔和所补入“伤寒序例”之得失，重点辩驳了叔和对春温的认识。随后依自己对仲景之意的理解，将全书打乱，重新编次，依次详论六经证治。《尚论后篇》为喻氏撷取伤寒六经中有关温病诸条文，并参《内经》伏气温病之内容，阐发温热病之病因、病机及证治方药。《尚论后篇》还对六经诸方详加论述，以补《尚论篇》之不足。

喻氏对于《伤寒论》条文的重新编次亦极具特色。其一，将太阳篇分为风伤卫桂枝证、寒伤营麻黄证和风寒两伤营卫的大青龙汤证三纲。详《辨脉法》即云“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脉经》则云：“风伤阳，寒伤阴，卫为阳，营为阴，各从其类而伤也。”至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创“麻桂青龙”



三法，谓“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但孙氏虽有桂枝汤、麻黄汤等标目，但言法不言证，且按经分篇，过于粗疏、笼统。至许叔微倡“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纲之说渐显，但终未明确提出。至方有执以“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寒”重新编订太阳篇，三纲之说已立。喻氏在方氏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演绎。喻氏除以三纲论伤寒之外，还进一步提出温病三纲，足见其对三纲说之理解颇深。虽然三纲之说有其不足之处，但方有执三纲思想的确立直接导致了其重新编次《伤寒论》，再加上喻氏的发挥，从而导致了错简重订派与尊经派之间的争论，也促使了明清之际伤寒学说的不断发展。其二，细究三纲之说的来源，可知其明为三纲，实为以法统方，以法统证。详孙氏提出桂枝、麻黄、青龙之标目，即是言法不言证。至宋臣校订医书，更是创立 397 法之说。喻氏以三纲立论，但注重从法立论。因为三纲之说只能解决太阳篇的重新编次，而其余诸经的编次需依据法来完成。所以说，喻氏更注重法，从其定书名为《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以及每卷目录下必标明计多少法即可见一斑。如果说宋臣创 397 法，喻氏仅是承前人之论而阐演，那么其于《尚论后篇》订春温 30 法，便是对前人思想的极大发挥与创新。综观喻氏论述六经各篇，每一经之前，先述证治大意，其次以法为目，法下分列条文，再详加注释，并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于三阳经末，过经不解、瘥



后劳复、阴阳易病等则附于三阴末。至于六经诸方，亦是以法统方，同一法下，分列诸方。从而将仲景之书及喻氏自己对温证的补充以法为纲，使理法方药归于一统。自《难经》立“伤寒有五”之说，后世医家就伤寒与温病争论不休，但在温病学说形成之前，基本未脱出伤寒范畴。喻氏认为“仲景之书详于治伤寒，略于治温”，而且“触冒寒邪之病少，感发温气之病多，寒病之伤人十之三，温病之伤人十之七”，因此于8卷《尚论》之中，对温证颇多发挥。其一，喻氏以《内经》为据，抽演《伤寒论》中与温病相关条文，提出了温病三纲说，将温病分为三类：一是冬伤于寒；二是冬不藏精；三是冬伤于寒，又不藏精。三类发病机理各不相同，有病在三阴与三阳之别，冬伤于寒之温病，系寒邪郁于肌肤腠理，感春月之温气，从阳明化热而病达太阳；冬不藏精之温病，是由肾脏亏虚，邪留于骨髓，至春木发动，引肾邪内动而发；冬伤于寒，又不藏精之温病，是太阳、少阴互为标本的病变。对于温病的治疗，喻氏极为重视滋阴保津。如救阴之法，不在于用几味滋药，而在于热邪炽盛，劫伤阴津之际，不可妄用汗、下。若邪已溃退，阴液伤残未复，则须生津，不宜过用补益以免炉火复燃，“如麦冬、生地黄、人参、梨汁之属，皆为治法”。其二，喻氏似已认识到温疫与温证不同，其论述温证的传变时，基本从六经立论，而论述温疫时则从三焦立论。其认为“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温疫之邪则直行中道，留布三焦”。至于治法，温疫多强调清热保津，而温疫则提出“未病前，先



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渌，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这与后世从芳香化湿、逐秽解毒治疗温疫已极为接近。《尚论篇》及《尚论后篇》成书以来，代有刻印，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甚大。中医界历来注重经典著作的学习，近年来，更是掀起了研习《伤寒论》的高潮，而是书，尤其是书中对温病理论及证治方药的论述，对今日《伤寒论》及温病的学习极具参考价值，故将是书点校注释，出版发行，以期于医界同仁有所裨益。

点校说明

1. 本次点校，《尚论篇》以清康熙刻本为底本，《尚论后篇》以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黎川陈守诚刻本集思堂藏板为底本；以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新化三味书局刻本、豫章丛书本为校本；同时参校宋本《伤寒论》、《黄帝内经·素问》、《灵枢》。

2. 《尚论后篇》目录位于各卷之前，今一并提前，作一总目录。

3. 采用现代标点方法，对原书进行重新句读，并对部分字词加以注释。

4. 凡原书中的繁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

5. 原竖排改为横排，方中的“右”字，均改为“上”。

6. 凡底本中因写刻致误的明显错别字，予以径改。



7. 俗写字、异体字、古今字等均以简化字律齐，并出校说明。

8. 凡底本与校本互异，若显系底本脱衍倒者，予以勘正，并出校说明；凡底本中伤寒条文与宋本《伤寒论》不同者，或予改动，或并存，均出校说明；凡底本与校本虽异，但其理皆通，不妄改，出校说明。

张海鹏 陈润花

2009年3月



目 录

尚 论 篇

喻氏尚论篇序	2
《尚论篇》自序	4
尚论全书序	6
重订尚论篇序	8
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	9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叔和编次之失	13
尚论仲景《伤寒论》，先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	15
驳正王叔和《序例》	17
论春温大意，并辨叔和四变之妄	30
详论温疫，以破大惑	33
尚论篇重编三百九十七法总目	39
卷之一太阳经上篇计五十三法	41
卷之一太阳经中篇计五十八法	66
卷之一太阳经下篇计二十四法	92
卷之二阳明经上篇计三十九法	112
卷之二阳明经中篇计三十一法	126
卷之二阳明经下篇计三法	135
卷之三少阳经全篇计二十一法	147



卷之三附合病计九法	154
卷之三附并病计五法	158
卷之三附坏病计二法	160
卷之三附痰病计三法	161
卷之四太阴经全篇计九法	166
卷之四少阴经前篇计二十五法	170
卷之四少阴经后篇计十九法	176
卷之四厥阴经全篇计五十五法	184
卷之四附过经不解病计四法	196
卷之四附差后劳复病计六法	199
卷之四附阴阳易病计一法	202

尚论后篇

喻氏三书合刻序	206
尚论后篇四卷之一诸篇目录	208
尚论春三月温症大意	208
温症上篇计十三法并诸方	209
温症中篇计十二法并诸方	220
温症下篇计十五法并诸方	231
附辨两感温症	238
尚论后篇卷之二各篇目录	241
合论各篇计十三篇	241
真中各篇计论三篇	251
小儿附篇计论三篇 治法三例	254



会讲附篇	计六会	259
问答附篇	计十六答	275
尚论后篇卷之三诸方目录		286
太阳伤风诸方	计十五方除重	287
太阳伤寒方	计三十九方除重附	297
太阳两伤方	计十方除重	313
尚论后篇卷之四诸方目录		327
太阳阳明合方	计九方除重	327
阳明少阳合方	计六方除重	338
三阴及各症方	计三十九除重通合三卷其得一百八方余五方于论内见	354
跋		369



尚
论
篇



喻氏尚论篇序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谓通天地人者，巫与医而已。巫咸始为巫，号为神巫。其事守逮，夏商未改。颛顼命南正重为司天，以属神，北正黎为司地，以属为民，绝地天通，亦神巫之属也。洪荒以后，仿佛劫初成时光，音天来下，化生世界，地天未隔，民神不分，故当少皞失政，帝得命官以司之属之，重不上天安能司天？黎不下地安能司地？顾溯习见闻，以为宗伯司徒之官，而上天下地。后人之所以宠神其祖，夏虫语冰，曷足怪乎？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伊挚制汤液，天子宰相皆医师也，皆医官也。以黄帝之聪明狗齐，称岐伯为天师，其所论难，穷极天地，分列阴阳，儒者雅言三坟之书，言大道者，唯医经在焉。岂非穷神知化通天地人之极致乎？自周公以司巫，医师分属六官，而巫医之任渐轻。自孔子以鲁国之儒统承斯文，而巫医之道渐隐。其降而为方技，不得与儒齿，则自范晔始也。东汉之末，巫术熄而道教立，天师之剑印遂与竺坟鲁诰鼎列为三要。其冥通玄感，驱风雷，斥神鬼，不过古者神巫之能事。巫之名闭于道，而其教迹则托于道而益尊。若汉以后之医，则不能自立坛，而咸寄迹于儒。儒者，穷研经术，深谈性命，俎豆于贤人之间，而医不出方技之列。若近代之刘、张、李、朱，本朝之戴元礼、滑樱宁、王仲光皆真修一行，方闻经国之大儒，曾不得摄齐扱衽，厕迹儒林道学之间。医之托于儒，不





若巫之托于道也，盖已久矣。吾晚而得见嘉言喻先生，其为人则卢照邻之赞孙思邈，所谓道洽古今，学通术数。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也。著尚论篇，发挥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遗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甲乙》、《千金》之书，未能或之先也。吾观其论大青龙汤一书，以其雷雨满盈，飞腾荡涤之神用，缩而为小青龙，则龙首藏于蚕蠹，驯而为越婢，一则龙身化为丝弦，白虎以成其对待，真武以镇其奔佚，通天下之手眼，驭龙之心法，旁见侧出，孤映绝照，千载上下，岂非有神者告之！隆墀永叹，远壑必盈，取喻于晋重耳、越勾践之反国，折肱知医，论忠喻政，思深哉，古之上医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医。昔人有言，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至下至浅之人，儒以学术杀天下，医以经方杀天下。民用夭扎，物用疵疠，鬼神不享祀，而风火刀兵之劫继作，岂细故哉！吾尝搜集国史，以周玄真、张铁冠之流为高道，以原礼、樱宁之流为儒医，于禅之冒儒者，解其驳而归禅；于儒之昌儒者，订其实而归伪，排纛甫就，劫火及之，知天下不欲使与史事也。遂释然忘其所有事。读嘉言之书，于吾心有戚戚焉。不揆愚诞，率意而叙之如此。世之君子得其书者，当深思而自得之，无以为亲见杨子云言貌不能动人，而笑吾言之无当也。先生姓喻氏，名昌，南昌之新建人，嘉言，其字也。重光单于之岁，相月二十八日，虞山蒙叟钱谦益谨序





《尚论篇》自序

混沌初开，圣神首出，民用未兴，药草先备，医道之关性命为何如哉？轩辕帝尊其臣岐伯为天师，每闻典要，必载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兹神工继起，仓扁而下，代有传人。或发挥方书，或抽扬脉理，非不灿然天地间。然能神悟于灵兰之先，独探夫鸿濛之秘，从无文之文，解画前之卦，使读者因象得义，因义得神，冥入无垠，显传衣带，则旷世以来，未易覩也。挽世道降术升，医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即身为标，言为的，而独吹无和，少见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窃忧之，于是杜门乐饥，取古人书而尚论之。然而泛涉则管窥蠡测，终身莫殫；揽要则玄珠妙谛，罔象可求。不知古人与我，俱范围于道者也，同于穆然无朕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观天之道，观我之生，机非相贷。古人既往，有我负荷，韞藏待剖，棼丝待理，责难他诿。昔阿难问世尊曰：“古佛以何人为师？”世尊答曰：“以吾为师。”此即诞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独尊”之旨。可见吾之分量，天地古今，莫得而囿，但非昌之所敢举扬者也。昌意中只求精神呼吸，实与古人潜通一脉，若启迪于愚衷，秉承于靦面。凡有阐述，一如阳燧、方诸之得水火，天然感召，泯绝思议，于以快吾尚论之本怀耳。虽然，高明之弊，说经创解，其事多僭；固陋之弊，牵文袭义，其事多窃。惟僭与窃，一念好名，终古贻害，覆辙相寻，可无





惧乎？昌不揣，尝慨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兹特以自然之理，引申触类，阐发神明，重开生面，读之快然，觉无余憾。至春温一证，另辟手眼，引《内经》为例，曲畅厥旨，究不敢于仲景论外，旁溢一辞。后有作者，庶不为冥索旁趋，得以随施辄效，端有望焉。顾穷源千仞，进求《灵》、《素》、《难经》、《甲乙》诸书，文义浩渺，难以精研，用是参究仲景《金匱》之遗，分门析类，定为杂证《法律》十卷。覃思九载，拟议以通玄奥，俾观者爽然心目，合之《伤寒论》可为济川之舟楫，烹鱼之釜鬲，少塞吾生一日之责，即使贻讥于识者，所不辞也。夫人患无性灵，不患无理道；世患无理道，不患无知我。古君子执理不阿，秉道不枉，名山国门，庶几一遇，气求声应，今昔一揆。是编聊引其端，等诸爝火，俟夫圆通上智，出其光华，于以昭彻玄微，与黄、岐、仲景而合辙。昌也糠秕，在前，有荣施矣。

顺治戊子岁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识

